

修辭學發凡

陳望道

凡發學辭修

陳望道著

大光出版社

凡發學辭修

著者：陳望道

出版者：大光出版社
香港永吉街十六號三樓
香港郵箱一三一六五號

承印者：大千印刷公司
香港英皇道六五七號五樓

定價三元六角

一九六五年九月版

版權所有 * 翻印必究

目次

第一篇 引言

- 一 修辭二字習慣用法的檢討……………三
- 二 修辭和語辭使用的三境界……………五
- 三 修辭和語辭形成的三階段……………八
- 四 修辭和情境及題旨……………一一
- 五 修辭的技巧和修辭的方式……………一四
- 六 修辭研究的需要，進展和任務……………一七
- 七 修辭學的功用……………二〇

第二篇 說語辭的梗概

- 一 修辭和語言……………二三
- 二 態勢語……………二五
- 三 聲音語……………二七

四	文字語	二六
五	聲音	三三
六	形體	三四
七	意義	三五
八	語言和文字的關係	三七
九	中國語文變遷發展的大勢	三九
第三篇 修辭的兩大分野		
一	形式和內容	四二
二	內容上的準備	四四
三	兩種表達的法式	四六
四	語辭的三境界和修辭的兩分野	四八
五	兩大分野的概觀	五〇
六	兩大分野的概觀二	五三
第四篇 消極修辭		
一	消極修辭綱領	五五

二 意義明確……………七

三 倫次通順……………六

四 詞句平勻……………六

五 安排穩密……………七

第五篇 積極修辭一……………七

一 積極修辭綱領……………七

二 辭格……………七

三 譬喻……………七

四 借代……………八

五 映襯……………八

六 摹狀……………九

七 雙關……………九

八 引用……………一〇

九 仿擬……………一〇

十 拈連……………一〇

十一 移就……………一〇

第六篇 積極修辭二

..... 一三三

一 比擬 一三三

二 諷喻 一三三

三 示現 一三七

四 呼告 一三〇

五 鋪張 一三三

六 倒反 一三六

七 婉曲 一三八

八 諱飾 一四〇

九 設問 一四三

十 感歎 一四四

第七篇 積極修辭三

..... 一四六

一 析字 一四六

二 藏詞 一六一

三 飛白 一六四

第八篇 積極修辭四

四	鑲嵌	……	一六七
五	複疊	……	一七一
六	節縮	……	一七六
七	省略	……	一八四
八	警策	……	一八八
九	折繞	……	一九九
十	轉品	……	一九一
十一	回文	……	一九四
一	反復	……	一九八
二	對偶	……	一九九
三	排比	……	二〇一
四	層遞	……	二〇三
五	錯綜	……	二〇四
六	頂真	……	二二三
七	倒裝	……	二三四

八 跳脫……………二二七

第九篇 積極修辭五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
一 辭趣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
二 辭的意味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
三 辭的聲調……………二三八

四 辭的形貌……………二三二

第十篇 修辭現象的變化和統一……………二三五

一 格局無定……………二三五

二 修辭現象也不是一定不易……………二三七

三 修辭現象常有上落……………二四〇

四 修辭現象也常有生滅……………二四二

五 適應更是形形色色……………二四六

六 變化的統一……………二四八

第十一篇 語文的體式……………二五〇

一	體式和體式的分類	二五〇
二	簡約繁豐	二五一
三	剛健柔婉	二五四
四	平淡絢爛	二五六
五	謹嚴疏放	二六五
六	語文體式的繁複情況	二七〇

第十二篇

結語

結語	二七二
----	-----

一	從修辭學術萌芽時期說起	二七二
二	修辭文法混淆時期	二七三
三	中外修辭學說競爭時期	二七五
四	結語	二七九

初版序言

初版序言	二八一
------	-----

初版後記

初版後記	二八五
------	-----

重印後記

重印後記	二八七
------	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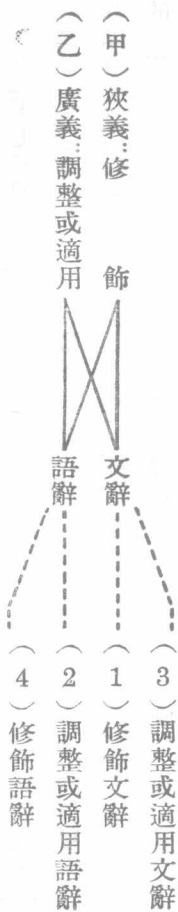
修辭學發凡

第一篇 引言

一 修辭二字習慣用法的檢討

修辭本來是一個極熟的熟語，自從易經上有了「修辭立其誠」一句話以後便常常連着用的。連用久了，自然提起了辭字，便會想起了修字，兩字連結，簡直分拆不開。但是解說起來，終究還是修是修、辭是辭的，被人當作兩個單詞看。直到現在講修辭的還是如此。

而各人對於這兩個單詞的解說，又頗不一致，大體各可分為廣狹兩義：（甲）狹義，以為修當作修飾解，辭當作文辭解，修辭就是修飾文辭；（乙）廣義，以為修當作調整或適用解，辭當作語辭解，修辭就是調整或適用語辭。兩相綺互，共得四種用法如下：



這四種用法，現在可說都是有人在那里用的，不過有意識的不意識的分別罷了。我們要講修辭，對這意識的或不意識的習慣用法，必須約略先加檢討。

第一，是文辭還是語辭？這在過去，往往會回答你說：既然講修辭，自然修的是文辭。如顧亭林所謂『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』（見日知錄十九），便是隱隱含有這種意思的一個例。但若略加考察，便知這只是禮拜文言時期的一種偏見。在禮拜文言的時期，人們往往輕蔑語體，壓抑語體，貶稱它爲『俚語』爲『俗語』。又從種種方面笑話它的無價值。而以古典語爲範圍今後語言的範圍。其實古典語在古典語出現的當時，也不過是一種口頭的語言，而所謂修辭又正是從這種口頭語言上發展起來的。無論中外，都是如此。後來固然有過一大段語文分歧的時期，執筆者染上了一種無謂的潔癖，以謹謹守衛文言爲無上的聖業。而實際從語體出身的還是往往備受非常的禮遇，如『於菟』『阿堵』之類方言，竟至視同辭藻，便是其例。如所謂諧謔，逐漸發展，成爲燈虎商謎，竟至視爲文人雅事，也是其例。而（1）文辭上流行的修辭方式，又常常是受口頭語辭上流行修辭方式的影響的，要是承認下游的文辭的修辭方式，便沒有理由可以排斥上游的語辭的修辭方式。（2）文辭和語辭的修辭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，要是承認文辭的修辭方式，也便沒有理由可以排斥語辭上同等的修辭方式。（3）既是文辭語辭共有的同等現象，即不追尋源頭也決沒有理由可以認爲文辭獨得之祕。就修辭現象而論修辭現象，必當坦白承認所謂辭實際是包括所有的語辭，而非單指寫在紙頭上的文辭。何況文辭現在也已經回歸本流，以口頭語辭爲達意傳情的工具。而我們現在聽到『演說的修辭』云云，也早已沒有人以爲不辭了。這就是實際上已經把語辭認作修辭的工具了。

第二，是修飾還是調整？這在過去，也往往會回答你說：既然說修辭，當然說的是修飾。如武叔卿所謂『說理之辭不可不修；若修之而理反以隱，則寧質毋華可也。達意之辭不可不修；若修之而意反

以蔽，則寧拙毋巧可也』（見唐彪讀書作文譜六），便是指修飾而說的一個例。這也只是偏重文辭，而且偏重文辭的某一局部現象的一種偏見。修辭原是達意傳情的手段。主要爲着意和情，修辭不過是調整語辭使達意傳情能夠適切的一種努力。既不一定是修飾，更一定不是離了意情的修飾。以修飾爲修辭，原因是在（1）專着眼在文辭，因爲文辭較有修飾的餘裕；（2）又專着眼在華巧的文辭，因爲華巧的文辭較有修飾的必要。而實際，無論作文或說話，又無論華巧或質拙，總以『意與言會，言隨意遣』爲極致。在『言隨意遣』的時候，有的就是運用語辭，使與所欲傳達的情意充分切當一件事，與其說是語辭的修飾，毋寧說是語辭的調整或適用。即使偶有斟酌修改，如往昔所常稱道的所謂推敲，實際也還是針對情意調整適用語辭的事，而不是僅僅文字的修飾。

二 修辭和語辭使用的三境界

至於所謂華巧不是修辭現象的全領域，我們只須從修辭的觀點把使用語辭的實際一查考便可以了然。

我們從修辭的觀點上觀察使用語辭的實際情形，覺得無論口頭筆頭，儘可分作下列的三個境界：

（甲）記述的境界——以記述事物的條理爲目的，在筆頭如一切法令的文字，科學約記載，在口頭如一切實務的說明談商，便是這一境界的典型。

（乙）表現的境界——以表現生活的體驗爲目的，在筆頭如詩歌，在口頭如歌謠，便是這一境界的典型。

(丙) 糅合的境界——這是以上兩界糅合所成的一種語辭，在筆頭如一切的雜文，在口頭如一切的閒談，便是這一境界的常例。

內中(甲)(乙)兩個境界對於語辭運用的法式，可說截然不同的。用修辭學的術語來說，便是(甲)所用的常只是消極的手法，(乙)所用的常兼有積極的手法。例如鄭奠氏所舉的論語

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

與古詩十九首中的

迴車駕言邁，悠悠涉長道。四顧何茫茫，東風搖百草。所遇無故物，焉得不速老？盛衰各有時，立身苦不早。人生非金石，豈能長壽考？奄忽隨物化，榮名以爲寶。

便是絕好比照的兩個例。兩例主要的意思可說完全相同，而一只「直寫胸臆，家常談話」，單求概念明白的表出，一卻「託物起興，觸景生情，而以嗟嘆出之」，除卻表出概念之外，還用了些積極手法。

所謂積極手法，約略含有兩種要素：(1)內容是富有體驗性，具體性的；(2)形式是在利用字義之外，還利用字音、字形的。如這首古詩的整整齊齊每句五言，便是一種利用字形所成的現象。這種形式方面的字義、字音、字形的利用，和着內容方面的體驗性具體性相結合，把語辭運用的可能性發揚張大了，往往可以造成超脫尋常文字、尋常文法以至尋常邏輯的新形式，而使語辭呈出一種動人的魅力。在修辭上有這魅力的有兩種：一種比較與內容貼切的，其魅力比較地深厚的，叫做辭格，也稱辭藻；一種比較與內容疏遠的，其魅力也比較地淡淺的，叫做辭趣。兩種之中，辭藻尤爲講究修辭手法的所注重。在小說詩歌等類敘事抒情的語言文字上用得也最多。所謂華巧，也便是指這種形式的表面特色。

說的。

而實際，正如王安石上人書所說，「誠使巧且華，不必適用。誠使適用，亦不必巧且華。要之以適用爲本。」華巧並不算是修辭的唯一的標的。這用古話來說，便是所謂「文」外還有所謂「質」。用我們的術語來說，便是積極的修辭手法之外，還有消極的修辭手法。

消極手法是以明白精確爲主的，對於語辭常以意義爲主，力求所表現的意義不另含其他意義，又不爲其他意義所淆亂。但求適用，不計華質和巧拙。當「寧質毋華」的時候便「寧質毋華」；當「寧拙毋巧」的時候便「寧拙毋巧」。（甲）一境界清真的語辭，實際都是單獨用這種手法的。（丙）一境界的語辭，清真的部分也是單用這種修辭手法的結果。如上舉「君子」云云，便是一例。這是古話所謂「質」的部分。

此外古話所謂「文」的部分，如（乙）的全體及（丙）的另一部分，實際消極方面也不能不參用消極手法，而求語辭的精確明白。這也就是古話所謂「文附質」、「質附文」的質文相待情況。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情采篇所謂「聯辭結采，將欲明理。采濫辭詭，則心理愈翳」，與王若虛滹南遺老集新唐書辨所謂「作史與他文不同。寧失之質，不可至于蕪靡而無實；寧失之繁，不可至于疏略而不盡。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，而惟異之求。肆意雕鑄，無所顧忌。以至字語詭僻，殆不可讀。其事實則往往不明，或乖本意」，可說便是針對這種情況而言。